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秸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歎服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則有灾異以為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和之浹洽亦豈

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于灾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默絶之何哉知其有灾異則戒信其為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屢闢祥瑞之説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默絶之意與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静坐内省以求答天之意彗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癸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桔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桔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

詔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時譚未有守而奉議郎奏

辟通判張揆權州事奏友討逐孔彥舟之勞遂有是命乃以揆通判潭州先是湖西安撫使程昌寓與友交通亦以便宜檄友為湖東副總管言於朝昌寓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但收稅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升取稅公私利之揆昭慈親姑之子今年六月四日以昭慈遺恩自儒林郎得旨轉一官比類施行令未踰月不知何以却是奉議郎當考昌寓降官在八月己卯今併書之

新除太府寺丞章億監都進奏院章倣監登聞鼓院章倧並與外任以

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在任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於閑慢差遣亦當與之豈可絶其生路秦檜曰舉臯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首肯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序以奉祠滿歳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書舍人洪擬言其諂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　詔自今堂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礙本貫並不得放上用三省請也　資政殿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宫吕好問薨于桂州訃聞例外賜帛五百

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

之變好問身為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偽楚於庭褒卹過

厚尤為不可上不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減賻贈在十月辛卯）

己亥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吴草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

自置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勅除者始此　詔通泰鎮

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

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為神武右副軍統制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鬻之川陜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熈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曽孫世清至世福無人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孫令盪及是秦王後令庛年長當封而禮官以為小宗乃封令話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當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嘗言陛下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不以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為宜然此法尚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于法度之外而傲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

欲乞應今後堂除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會宗尹乞去位事遂不行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申節銀及是至行在詔奬之

癸卯奉直大夫景興宗直秘閣知興元府時張俊已用王庶興宗迄改命　虔州賊陳顒聚鄉丁數千焚掠雩都信豐諸縣詔趣捕之

甲辰秘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獨員今著作官闕請用
元豐故事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秘書省
長貳通修日歷
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為秘書丞大中揚子人也
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劉豫不
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
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

劉光世兼海泗州宣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　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縣所至刼掠劉光世以梟將鋭兵而不能應時擒制者邵青所乘皆舟檝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國家既憑大江以為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冦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為陣脚船其次為戰船其

小者為傳令船蓋置陣尚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三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戊申詔諸路出賣官田指揮勿行以久佃之民失業故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温州太廟上奉辭于行宫門外宰相率百官城外奉辭退進名奉慰所至郡縣長吏已下迎送于城外　朝奉郎符確權知昭州書塡偽度牒千二百餘道爲轉運司所劾遂追去詔籍其貲確瓊州人也

庚戌廸功郎新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謝祖信爲從事郎祖信邵武人獻屯田利害于朝乃有是命

壬子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真州史康民移知揚州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直秘閣胡考寧知資州朝奉郎喩汝礪知果州閤門祗候种湘知文州湘師道弟子也考寧初在京西為劇盜薛廣所執用為郢州通判又入王仔軍中黄潛善喜之擢通判襄陽府張浚入蜀考寧從辟以行積官朝奉大夫直秘閣既而御史奏其狀遂罷之仍詔宣撫司自今毋得與守倅差遣據狀考寧以去年十月四日到州其罷郡在今年八月己卯

癸丑直顯謨閣知台州晁公為罷直龍圖閣新知台州

沈與求令疾速之任先是天台人求珍以殺人繫獄珍以金賂公為之妻遂得不死降授承事郎知天台縣劉默言之都省及御史臺范宗尹與公為厚庇之乃移默他官命憲臣施垧究實五月辛酉垧依違以聞七月戊申上覺其意内批公為先次放罷宗尹始黜

乙卯朝散郎廖剛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時辛企宗奏剛招安余汝霖不當剛上疏自辨上曰近數訪問臺諫及上殿士人皆言剛有守必不與賊交通富直柔范宗尹

又稱其賢乃有是命上諭在是月庚戌

中書舍人林遹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閲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掊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縱橫尚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

初五湖捕魚人

夏寧聚其徒為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為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來長蘆渓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村愈覺凋殘矣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以攢宫頓遞之勞進二官直孺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㒒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歷有請也摯渤海人元祐尚書右僕射黨籍執政第六人新州安置六年五月丙子再贈

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萬時頤浩自

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顒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皐顒浩愛將也方捕盜于宜黄走檄呼之會皐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顒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顔孝恭郝晸等駐軍城外皆令聽皐節制端軍為左邦弼軍為右皐將中軍顒浩自畫陣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皐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

殺賊甚衆賊又别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顒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此以吕顒浩所奏及熊克小歴參修克繫之今年五月末按日歴江東安撫司以八月九日奏到以為二十七日事葢七月二十七日辛酉也故移附此但克以為皐等繞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顒浩所奏乃云令皐等掖城下寨二十七日巳時賊兵到十五里外則克所云誤也克又云賊别遣精鋭為水軍分道而進顒浩自將水軍禦之而所奏乃云本司前期於都昌縣勾集崔增看寨老小將兵千人令統領官劉慶部領横截賊兵奪船四十餘隻則非顒浩自將也巨師古被執姚興來降克並不書今以顒浩所奏增入

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黄策直秘閣策吴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録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瑶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録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日歴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孟忠厚奏劄修入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争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

當貶削此據朱勝非秀水錄然朝廷元旨止謂虛作從軍之人勝非所云蓋當時沮議者之說云耳今畧修潤增入吏部侍郎高衛初以圍田改官此據紹興二年二月章疏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為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遷官乞削職罷政上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為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即為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

受弊上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罷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其日壬子也日歷六月十八日有旨應武臣濫賞並免討論追奪按此時尚未進呈討論文字日歷誤也熊克小歷亦云高衛先上疏詆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罷政云云據克所書亦承日歷之誤蓋罷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日而日歷所供檢人誤在六月耳日歷中如此者甚衆命既下上終以為難後二日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七月甲寅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翌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

在按是日乙卯又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過秖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七月丙辰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賛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

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遽罷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討論濫賞初見建炎二年十月丙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熊克小歷云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蓋誤此時與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與求言奪宗尹職名克不詳考耳　詔曰朝請大夫知邛州王俁尚書右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傅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失士大夫之心姑示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熊克小歷云俁格時並為都司按俁今年二月已出守克誤也　上因諭輔臣曰俁格既罷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當盡置勿論恐分

明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未敢
富直柔曰前日吕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到今
今於宗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昭慈獻烈皇后攢宫
先是禮官以明德權攢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禮既而以
道遠不可親詣乃命回代行
是月川陜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
公事楊斌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州馮

檝為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利路提刑題名𣙗以此月二十九日被受宣劄檝以九月六日到故並附此月末但不知是時永興帥寓治何地當考　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棄城去以巡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濠州當羣盜縱横之時以嚴酷殺伐為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順流東下為鳳凰州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許之玠遂挈其孥泛淮而去　偽齊劉豫以其子太中大夫知濟南府麟為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封梁國

公戸部尚書張昂兼權左丞兼門下侍郎偽豫傳載此事於阜昌二年而無月按日歷今年八月十九日癸未劉光世繳豫偽詔已用麟為左相銜故參酌且附七月末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娶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宇文時中女時已詔時中奉祠而浚稱其有勞承制陞時中副使再任時中虛中弟也成都記時中以八月一日陞副使日歷時中十二月四日除副使再任令附初除之日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蘄黃

鎮撫使兼知黄州用張俊奏也時彦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鋭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為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為本軍統制趙甡之遺史云俊以八月壬申親揀用軍令併書之 按宋史繫丁卯日

武顯郎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偽造制書自稱奉使廉察廣東兵官巳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

州誅之至是以聞　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昭宣使錄攢宮之勞也

丁卯觀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為荊湖東西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嶺右故就用之熊克小歴今年六月末書初舊相吳敏方責居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按敏以靖康元年九月責涪州建炎元年五月移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知潭州八月丁卯除荊湖東西廣南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改資政奉祠克所云官職及先後皆差誤不知何以如此

山東統

制忠義軍馬范温所遣參議軍事李植至行在温遣植事見今年五月丙寅上嘉之以温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馬仍鑄印以賜而植亦補承事郎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勅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中大夫直秘閣新知饒州王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暎以鄭居中故積遷至大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暎仲山子鄭居中女壻已見建炎元年四月右司諫韓璜論

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秦檜曰吏行文書耳恐不必罪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為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乃以浩送吏部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自正月領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月中給降監鈔七萬緡其資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知筭請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滙濟其軍食滙河南人也勝非又别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然

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已巳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彦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彦為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以修勑成落權字　大理卿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　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等各遷一官以榷貨務歲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

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乃為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為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

知饒州時饒信寇盜甫平光方里居而停官人康允之未叙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凡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為大元帥且為之請謚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　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與義試起居郎　故追復奉議郎張庭堅贈直

龍圖閣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九人象州編管　洺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衡州移司温州所過騷擾詔罷之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此以二年二月六日刑部申明狀增入

乙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夬河間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黨籍餘官第三十五人化州編管

時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啟上乞追褒元祐諸臣故有是諭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㞦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温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于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于殿後議者以上方巡幸當俟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為例士㞦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彦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武徳郎閤門宣賛舍人滁濠鎮撫使劉綱為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即還鎮罪當誅責以其父忠勞特與原貸其麾從六人皆授官有差　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

抵范宗尹報關陝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為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雱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繼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置籍結絶故復舊制　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

四州已為盜所殘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侵軼餘郡乞遣一軍自温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閻皐招降潘逵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隸遂詔皐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遣閻皐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廵檢權縣事劉僅為秉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僅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　徽州言張琪復入祁門縣詔張俊遣兵捕之　詔浙

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

癸未進呈劉光世所繳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為左相衘也上曰可見豫褊陋　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中大夫致仕諤范純仁甥王覿子壻陳瓘婦兄也元豐中嘗上疏請修京城神宗命籍其名欲加擢用元符末上疏言章惇罪且論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至

是其子從事郎淵以為請故録之一百六十八人詔誘黨籍餘官第

宣撫司類省試五路舉人許依舊制別項考校以陜西

陷沒故優之也

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賫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

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

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

危棄城遁去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於朝乃以

祐為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日歷八月辛卯權蔡州馮直亡除李祐鎮撫使

降旨未聞九月甲寅詔淮寧等州鎮撫使李祐與翟興桑仲王彥互相救應不知以何日除今併附此　按宋史繫庚寅日

丙戌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翁彥深復集英殿修撰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檜還朝為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

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為相俾塞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按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深疾之其後得政竄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檜恐誤餘見今年九月癸丑呂頤浩拜相注

詔諸路折帛錢昨每疋三千處高下不等若一槩立定有虧公私自來年令諸路漕司各估實直申省聽候指揮約折時諸路絹直繞二千所折高民多倍費故言者以為請云此見四月壬午熊克小歷既不載元旨又云自今各估以實直而節去來年自各中省聽候指揮之丈遂失其實今依日歷書之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頥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巳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頥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内以察其外以所巳為而逆所

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兢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馬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享此哉先是頤子端中知六安軍為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中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並

赴行在舜民邠州人建中吏部侍郎黨籍待制以上第三十一人商州安置顒河南人元祐崇政殿說書黨籍餘官第三十三人涪州編管伯雨眉山人建中右正言餘官第二十八人昌化軍編管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為子忠翊郎閤門祗候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平為班行既而亦請換授遂以為例光世陳乞在十一月己亥

己丑直秘閣浙西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言本路歲收鈔錢一百十九萬緡詔汝嘉及幹辦公事廸功郎方滋

主管文字修職郎蘇師德各進秩一等明年又增五十一萬滋蒙孫蒙盧人元祐中為御史師德頌孫也頌丹陽人元祐間右僕射大理寺丞梁藻奏諸鎮師臣援授文資者並令赴行在量試程文以觀素所藴習然後等第推恩從之

庚寅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並復端明殿學士初綱既奉祠久之未叙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嘗獻𦵏實論言如綱

才氣亦不易得特以踈直幾至殺身望行辯雪稍復故

官庶使後來宰相亦心為國者不懼不報至是以改元

德音而有此命　勒停人王庭秀叙承議郎　詔募人

往河南伺金齊事宜且持蠟書慰撫忠義人之保聚者

至汴京人給錢七十千還日有驗授保義郎餘州等第

賞給

辛卯尚書右僕射秦檜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李回

為禮儀使兼禮衛使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為禮器使

兼禮頓使五使不置局令三省禮房專行自是遂為故事　右司諫韓璜論新除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彦為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彦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職如舊秦檜之少也甞從伯彦游學至是伯彦雖罷帥而因得職名蓋檜力也林泉野記云檜拜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彦首復其官與之宫祠以報舊恩　故中大夫直龍圖閣張上行贈集英殿修撰上行自夔州移興元未至道病卒張浚言其

在夔州捍禦有勞故有是命上行之死當在建炎四年秋或可移附其年七月末

詔停官人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漢州居住辛

彥宗許自便彥宗提舉承興秦鳳路保甲兼提刑張浚

按其罪貶秩五等至是用赦而復之

壬辰直秘閣知太平州郭偉令再任以土人武節郎致

仕儲宏等舉留也時新守通直郎方承已視事偉行至

鎮江而返承閉子城拒之偉乃借用兵馬都監印莅事

於班春堂事聞詔停承官而偉以守城功陞直徽猷閣

既而言者論偉貪殘亦罷去踰年獄具承坐貪祿罰金云

日歷今年九月丙辰偉陞職名十月丁卯偉申丞不令還任承中偉有贓詔提刑司體究十一月乙未尚書省勘會方承違拒勑命而閉城門不令郭偉入城交割又直申臺諫有劫持朝廷之意詔方承先次勒停令建康府取勘庚子臣僚上言郭偉有入己贓八千貫行劄剔之也乙丑放罷取勘詔偉先次放罷之四月丙戌刑部大理寺狀建康府勘到方承慮失祿養要占戀差遣按發郭偉姦贓等事法寺稱准條私罪杖罰銅七斤有旨依斷洪邁夷堅已志當塗圭田最厚民事清簡居官者樂之紹興初過守郭偉滿秩不遣吏卒迎新新守方承不能俟迓人拏舟徑至郭閉子城拒之云巳申朝廷乞補謁告月日方君乃借用兵馬司印莅事於班春堂監司具奏其狀兩人皆罷去按邁所記本末差誤今不取

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

頒賜爲係敵國故也

癸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王綱進秩一等綱爲郎刑部歲中駮正死罪囚五人徒流已下甚衆故有是命　停官人鄧雍復爲朝請郎

是月吏部員外郎廖剛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

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鋭十數萬人以為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為衛動則為中軍此强幹弱枝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為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為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　初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雖受官爵稱兵如故自鄂岳引兵數萬掠湖西先是比部員外郎万俟卨避亂乞主管亳州明道宫居沅湘間安撫使程昌寓用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掩至

城下沅城小而惡卨晝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引去與知復州李宏合軍屯瀏陽縣既而二人有不相下之心成引衆攻宏宏遂奔潭州湖東副總管馬友令宏屯於湘陰而成亦移屯攸縣曹成圍沅州據万俟卨墓誌不得年月按明年正月癸丑郴州奏成以八月間至攸縣故併附此卨初見建炎二年五月其除郎及奉祠月日史皆失之修職郎知攸縣范寅遜聞成掩至走連州避之寅遜建陽人也

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在鄂州受命遂以所部知黃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荆楚以南亦須措畫庶幾形勢相應有收復之漸秦檜唯唯奉訓　中書舍人席益兼權直學士院熊克小歷在八月蓋因學士院題名也今從日歷　給事中李擢罷為顯謨閣待制知嚴州先是侍御史沈與

求奏擢嘗事偽庭不當用不報擢求去乃有是命　中
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
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熊克小歴在八月庚辰今從日歴
女真人古裕特補修武郎閤門祗候賜姓趙古裕自
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録之
乙未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
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
闥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

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淵除

總管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淵乞宫祠狀增入

殿中侍御史章誼守大理卿　劉豫之從弟與為疆吏所獲詔送處州羈管

丙申直寶文閣知建康府張縯移饒州徽猷閣待制新知饒州李光移婺州右文殿修撰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權知池州劉洪道移宣州時復以建康為帥府而江池皆命武臣故三人改命　温州觀察使神武前軍

統制王瓔知池州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楊惟忠知江州並兼沿江安撫使各將本部軍馬之任其錢糧令尚書省應副按宋史繫甲午日　湖東安撫司言曹成李宏犯潭州之瀏陽詔趣吳敏摘那廣西軍馬前來潭州之任屏捍二廣　斬進義校尉李世臣於越州市世臣敦仁弟也世臣既為官軍所獲而敦仁據虔化縣仙山叛服未定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自為文檄募太學生彭世範往招之不數日敦仁與其徒二

十餘人請降然尚未解甲後録其功以世範爲右廸功郎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五月仍云世範誘敦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盖因勝非行述所書也其實敦仁雖受招仍犯虔化縣十月丙寅勝非罷帥十二月甲戌詔頽孝恭等討之或者因勝非罷而再叛亦未可知今參酌附此世範明年十月丙寅補官　廸功郎宣撫處置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張滉特改承務郎以其弟浚請以扈駕所遷一官回授也　朝散郎吳必明知邵武軍時盜賊蜂起守臣朝奉大夫張公庠不能制言者請擇能吏遂命必明代之必明崇安人也

戊戌刑部奏軍士黄德等刼殺案目其從二人俟于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强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虱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上甚以為然　詔統制官李復興所部軍將四百五十人隷神武中軍其民兵九百餘人皆縱之（復興未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邵青窮蹙恐其絶洋犯明州詔樞密院准備將領徐文以舟師屯定海縣　召朝奉大夫陸欽

彥赴行在令成都府津遣欽彥建炎初提舉陝西茶馬因事罷去至是復官欽彥紹興五年以左中奉大夫為宣謀

已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贓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后選人亦如之選人分左右在明年二月丁卯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劉𨫼為蘷州路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劉

覿知遂寧府浚又言朝請郎楊晟惇挾持詭計躐求高官包藏禍心常幸時變公肆狂悖鼓惑衆聽望賜竄黜覊管詔浚一面施行先是浚以便宜授晟惇官至中大夫直徽猷閣及是盡奪之覿辭不赴晟惇所遷官職不得其年月按日歷紹興七年十一月乙巳晟惇以左朝請郎陳乞換給左中大夫直徽猷閣告命得旨依故附於此浚所謂躐求高官蓋指此也　是夜雷

庚子以張琪賊馬壞宣州太平州圩田命守臣葺治宣州化城惠民二圩相連長八十里太平州蕪湖縣方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

九十三里於時長五十里　是日張琪犯宣州琪在宣城南陵之間駐於孔村其下李捧華旺謀殺琪以降辛丑琪遁去捧聞劉洪道在池州欲受其節制洪道遣統制官李貴招之朝廷聞琪等犯宣州乃詔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以其軍討琪然後之鎮日歷宣州申張琪九月七日侵犯本州城下七日庚子也十月辛未江東安撫大使司申李捧狀自九月八日不曾再犯宣州初九此壬寅也今附此壬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朱勝非言本州殘破之後闕官甚多無人願就欲乞州縣文武官到任一年及

任滿各轉一官選人任滿通理四考改合入官後不為例從之此以令年十月十五日使部供到狀修入　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文林郎任直清部契丹降人赴行在至召對直清具奏西洛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欷歔久之以直清為宣教郎直秘閣賜五品服進興三官為武功大夫加忠州團練使　勑令所小吏成忠郎楊球蔡京家吏楊括之子也范宗尹薦於上令後省策試授以文資七月丁巳日降旨侍御史沈與求以為不可乃罷之

甲辰中書舍人胡交修洪擬並試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遹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秘書少監程俱為中書舍人尋詔俱免召試　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方孟卿為尚書右司郎中右文殿修撰知溫州盧知原添差兩浙轉運使　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為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軍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

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為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偽齊冦江藉青為用凡可慮者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

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五通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進士呂元亮補廸功郎元亮平江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舊制有請也　是日呂頤浩自饒州至

行在

丙午左奉直大夫王實為淮南東路營田副使上召對使往鎮江與劉光世同集其事實韶子也韶江州人元豐樞密使

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楊忠愍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

丁未詔樞密院每半年遣使臣二員往河南省視諸陵因撫問所屯將士用起居郎陳與義請也　命湖東馬步軍副總管馬友移屯鄂州　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

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婺衢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遂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己酉上齋於内殿

庚戌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朝饗太廟神主於温州此據會要

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内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

州曽得解舉人並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縁道路未通並聽減等决遣二年正月乙未申明改正唐李氏後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並各與一班行名目録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即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為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丑時一刻行事上親書明堂及

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為璧繪天地之色上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製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内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十萬緡而戶部樁辦金銀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此據三月甲寅戶部侍郎孟庾所奏川陜諸軍則宣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此據紹興四年二月二十日本司所申自諸軍外宰執及百官並權行

仕支以貢賦未集故也八月壬午降旨未知建炎二年如何當考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上以其夸大不悦

壬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為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之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約三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 頤浩改特進在十月乙丑今併書之趙甡之遺史范宗尹罷相乃召呂頤浩而先相秦檜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而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僕射按史頤浩以七月二十日降召命九月十二日到行在適值明堂齋禁十六日得旨陪祠十八日明堂十九日鎖院二十日拜相此云到闕多日者誤也道宗時已除福建副總管甡之亦誤今畧刪潤於辛永宗罷去時修入

甲寅尚書戶部侍郎孟庾試戶部尚書 詔官兩浙錢

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　初上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上尤不喜乃出益為顯謨閣待制知温州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詞翰之職所以代王言詞翰雖成於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為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為得體若其夸大而稱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也豈禮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悦美故人臣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太上皇帝以赦文夸大為悖咈朕心而以麻制兼創業守文之言皆以為太過黜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所不然者其為謙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起居舍人侯延慶以母老求去

除右文殿修撰知潮州　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曾紆為直寶文閣以紆自陳係元符黨特遷之也（紆係黨籍餘官第九十八人建中太僕寺主簿袁州編管初見建炎三年三月癸巳）既而右司諫韓璜言今日禍首實自王安石變新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先引用聚斂刻剝之事布皆與謀逮建中靖國初故相韓忠彥守正持重布為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彥所為卒逐忠彥而成京賊之勢者布也至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乍合乍離皆出為身本非國計紆在宣和間奔

走閽寺門下蓋以交結而取官爵矣近乃撰造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紵遂罷去紵罷在此月庚午詔進士何溥特補上州文學以江淮招討使張俊言其招降李成餘黨趙端有勞也

乙卯贈故朝奉郎知岳州袁植直龍圖閣官其家二人於是編管人汪若海亦復承務郎以誘說李允文之功也張俊因奏若海為招討司幹辦公事上問輔臣始知若海得罪之因乃曰若容在軍中恐為俊累後有罪者

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諭俊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
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
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
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
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
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
非疾速勦除為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朝請大夫傅

亮勒停雲安軍羈管亮既從張浚西行以夏國道梗不果使浚俾知秦州又移遂寧府亮縱其從卒擾民浚罷之亮頗觖望浚言於朝故有是命　宣義郎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直龍圖閣以寧止自言建炎勤王嘗典餉事而賞典未及故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卒於江西江淮招討使張俊訟其勞特贈遥郡一官賜其家帛三百

丁巳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沈晦復徽猷閣

侍制中奉大夫王羲叔復直徽猷閣羲叔嘗為户部侍郎今復職已甲非舊典也　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彦敗李忠於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為程千秋所殺事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為端報仇擾於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闗隘照會張浚以為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閤門宣賛舍人顔孝隆稟議官宣義郎盖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為名探賾其意且以黄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副總管孝

隆至軍中為所劫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
覘知白浚乞為備浚恐孝隆為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
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梁洋境内庶檄忠
令解甲結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
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沉鷙
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
與忠戰於豐里令提舉官趙横率統領官門璋駐於山
上為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却彥麾横救之不應

官軍遂敗彦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彦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彦度忠長驅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以遏其衝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録其功以彦為拱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畧使自盧氏從邵隆至

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賽初見建炎三年八月乙酉晁公遡作王庶傳稱李孝忠為盜久求入關而日歷及王彥行狀張鈞續忠義錄皆作李忠無考字盖李孝忠又自是一人建炎初犯襄陽為王師所殺去此已久公遡實甚誤也

戊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與求言宗尹罷相制麻止言沮格詔令恐後有議論者不知其端妄謂宰相與天子爭可否未為失職去年敵騎將欲北歸韓世忠於大江中流以舟師邀擊臣僚數請號召上流舟師相為應援宗尹

坐視不恤敵人果自上流乘風縱燎而世忠孤軍挫衄及敵騎留屯天長六合之間趙立等嘗請乘暑合共擊之宗尹以謂無事生事沮止其謀卒致立等相繼屠滅罪一也宗尹充位一年畧無措置但將江東西湖南北祖宗所定路分朝改暮易有同兒戲罪二也出帳畫賣係官田宅使二百年安業之民怨怒紛起罪三也鬻爵之令一切增價且如修武告鬻四萬五千緡朝廷以此抛降糴本例須抑配設法罔民罪四也討論之事陛下

累諭不從卒致騰洶罪五也宗尹每事判呈實稟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劄付之胥吏隨事書填賄賂公行罪六也剏議討論之初本欲假借此名抜援非類搢紳介冑之士皆謂宗尹背國從偽罪在十惡此宜大討論者罪七也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薦一人至欲雪吳幵莫儔徐秉哲等罪名引用顔博文輩罪八也㑹𢢼指斥國家語言不順宗尹以𢢼係吳幵之壻面欺陛下除𢢼江西轉運判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瓊厚善寄居洪州

受其黄金百兩聞瓊之死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恊人望乃隂結閤門藍公佐内侍康諝刺探宫禁傳漏語言欲因希旨之言專為固寵之計罪十有一也宗尹涖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監司盖縁宗尹以廸功郎王居正改京秩除省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其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曽歴知縣之人舞文使事罪十有二也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職楊球者亦預召試罪十有三也京畿宣諭

雖三尺童子知其未可宗尹徒欲起復胡舜陟召寘從班故設此使命罪十有四也宗尹妻孥寄居洪州公受賄賂家問一至輙有差除如贓吏魏滂緣其門僧請託遂除監司又令使臣筆貼定價出賣差遣罪十有五也結卜相之士倡言於衆以謂朝廷若相宗尹四方盜賊自然衰息既而不驗復使王居正之徒為之説曰張邦昌奉迎太母宗尹有力陛下以此用之惑衆自媒罪十有六也兆公為妻取受求珍金銀使公為改換殺人公

事察節減落刑名宗尹挾情庇之不肯根究至煩中批放罷罪十有七也宗尹拜相之初即與何之辰改正舊名繼得差遣罪十有八也顯黜言事之臣至謂投亂忌器罪十有九也按七月癸亥宗尹罷相註沈與求望特條具大罪二十此尚缺一條俟考下臣章明正其罪庶為萬世之戒故有是命與求所謂何之辰蓋何昌言也時以奉議郎調監全州酒税於是與曾慥皆罷二人罷命在十月乙丑顯謨閣待制新知嚴州李擢徽猷閣待制新知温州席益並降充集英殿修撰以

沈與求論摧有罪而盆任職日淺不當除待制故也

詔福建轉運司毋得齎牒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助軍錢物令提刑察之先是漕司以軍食費廣乃諭福州士居陳義夫等願以一錢之產均出十錢因遣官徧諭下四郡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綦宗禮言本州新經楊勍侵擾之後已嘗均敷民間錢八萬緡不可再有科斂事聞故有是命　承事郎蔡延世特進二官建昌軍進士蔡孟容補下州文學李敦仁之犯建昌也延世率民兵

捍賊敦仁敗去城以故得全

己未詔以江湖冦盜多責賦不繼命户部尚書孟庾領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　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髙大變轉不行乞减敦武郎為三萬緡承直郎為萬五千緡其餘以是為差仍不作進納理為官户免試注官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為籬落無資儲餉此誠

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詔付户部後亦未克行附傳載此事於明年春恐誤今從日歷繫此　按宋史繫巳未日

勒停人張灝復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灝孝純子靖康末為河東都轉運使坐失汾州送雲安軍覊管至是悉復之

辛酉詔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宫者實封以聞可行有效當以王爵賞之　翰林學士汪藻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孫覿撰藻墓誌載藻知湖州仍領日歷事其實謬誤態克小歷不深考又因而書之已辨

正修入詳見二年十月庚辰並注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復為翰林學士學士院題名在今年三月熊克小歷因之今從日歷給事中胡交修兼權直學士院學士院題名在十月丙日歷與藻汝文除日同下蓋藻已罷而汝文未來自當有權官係之十月者誤也尚書吏部侍郎黎確高衛並罷為徽猷閣待制確知漳州衛知撫州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徽猷閣待制新知婺州李光並試吏部侍郎　吏部員外郎胡世將秘書省校書郎劉一止並為監察御史一止首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

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是時朝廷將遣世將出使故擢用之　右文殿修撰新知宣州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呂頤浩薦之也　名河南鎮撫使翟興所部軍曰忠護時興屯伊陽山寨餉道既絶上自武功大夫下至義兵日給糧二升而已至春艱食又或無支然其下無叛去者言者論其忠勤故錫佳名焉

壬戌遣監察御史胡世將督捕福建諸盜　吏部員外

郎廖剛言比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臣謂周防津岸中嚴斥堠在今日最為機要而鑾輿或當順動須宜經理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措畫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以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南控大海三面皆崇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不得已至於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它路致於海上而兵環駐於四境閩人無所困苦斯可安矣願速令本路增修寨栅以備不時之廵盜雖

未息願賜曲赦因遣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悉為我用剛所云江南探報未見當考然臣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寛聖念以幸天下

癸亥以明堂禮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恭謝越州天慶觀温州守臣恭謝景靈宫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盡遷祁州居民以其城為元帥府凡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都至和勒端城達錫林牙率餘衆北遁伊都

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盜賊愈多宗維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贓一錢以上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於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於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刼盜日盛慶裔又請諸路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隅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圜以重塹宗維從而行之宗維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不得擅離本貫欲出行則具人數行李以告五保

鄰人次百人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止至則繳之於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他處於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且又甚有所費小商細民坐困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寔武淵賈敢等送於宗維盡殺之於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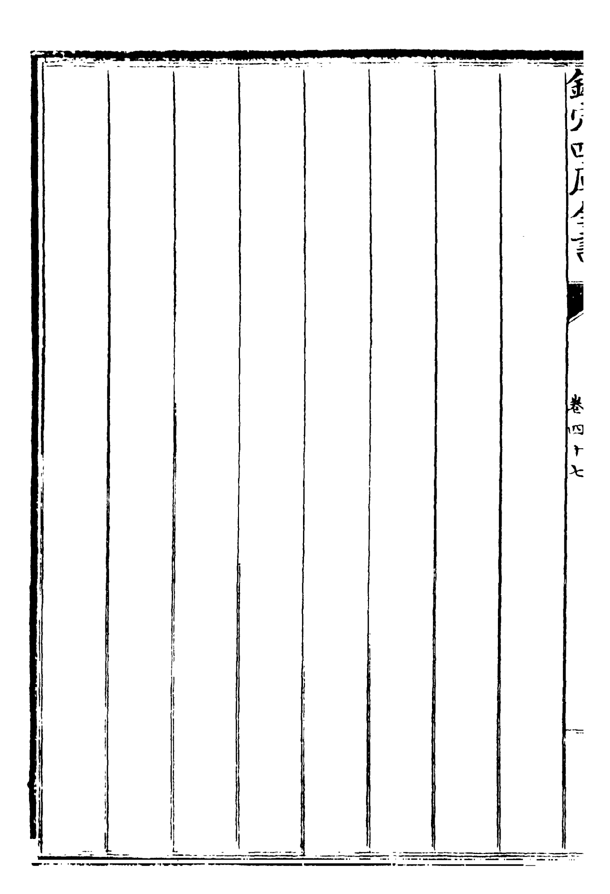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伊都原書作餘覩誤改見卷一

和勒端原書作曷董誤改見卷四十三

達錫原書作大石誤改見卷一

古裕原書作鶻鵒誤今改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冬十月甲子朔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孫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集英殿修撰新知温州席益代之覿不為吕頤浩秦檜所喜故引疾而有是命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宋暎復朝請大夫暎庠曾孫庠安陸人皇祐中宰相蔡攸妻弟也靖康初以徽猷閣待制為江淮發運副使

坐累責永州至是復官奉祠而言者以爲罪戾昭著乃

罷予祠之命

乙丑詔曰黨錮之論自古病之本朝自章惇蔡京首建

元祐之黨至崇寧宣和間委任一相則天下人材不歸

蔡京則歸王黼之門矣恭聞太上内禪之日已自悔爲

姦臣蒙蔽乃屬其大臣令輔淵聖盡用司馬光政事逮

朕嗣位以來遵用太上玉音追復元祐臣僚官職又録

用其子孫亦欲破朋黨之論也方今國削而廹殊之賢

能幹蠱之士與共圖治而於推擇除授之際尚以蔡京王黼門人爲嫌似未通變自今應京黼門人寔有材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爲呂頤浩所喜乃丐免罷爲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回罷政日歴不載會要罷免門亦無之皆不可曉熊克載於九月甲寅按日歴十月二日乙丑回與執政同加恩尚帶參知政事銜四日丁卯方書回辭免江西新命克甚誤也況朱勝非尚在江西未罷回何由便除洪州

樓鑰拜罷録繫於乙丑日盖得其的今從之　給事中洪擬試吏部尚書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晝試太常少卿降授朝奉大夫權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姚舜明考功員外郎仇悆為左右司員外郎　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為考功員外郎朝奉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為兵部員外郎炤永康人秦檜所薦也　太常少卿蘇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歐陽懋請補外皆命為徽猷閣待制出守懋初見建炎元年　言者以其非舊典爭之乃並改集英

殿修撰遲知處州楙知婺州二人改命在是月丁丑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巨師古爲神武後軍統制

丙寅降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江西安撫大使新知洪州燕淮南宣撫使朱勝非爲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時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且言馬進陷九江由勝非赴鎮太緩故貶勝非以寄禄官分務不帶卿監官中書失之也勝非家傳云勝非嘗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狀又謂安撫大使名甚重而

寔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之罪責官居住按呂頤浩初秉政與勝非無嫌又勝非所論乃范宗尹時事頤浩胡為不樂之今不取　詔自今諸郡守臣改移及罷罷者並不俟新官先次罷任令轉運司選以次廳幹官權行主管其帥臣則令監司權攝以言者奏罪罷之人無所顧藉肆為不法故也　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王琮直秘閣福建轉運使朱宗並罷張邦昌之僭位也二人自庶官擢為侍從至是用言者奏而斥之　初命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移屯福州八月壬午而企宗留南劍

州不進呂頤浩聞之是日下堂劄詰責企宗仍令斟量賊勢如不能措置即具以聞當别遣將會范汝爲請也福州就糧企宗懼得罪乃言初受命招捉盜賊已招捉過二十三萬餘人汝爲元係謝嚮等統轄之人已令葉棠說諭赴軍前公參矣詔企宗係制置使毋得分彼此速往福州措置

丁卯詔直秘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　集英殿修撰知嚴州柳約權尚書戶部侍

郎　詔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程俱言京城之陷咎由延禧父子專以和議阻天下勤王之兵二聖未還艱危未濟而乃起自廢放盡還舊職何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延禧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寳文閣直學士趙子櫟提舉萬壽觀　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陳宥復昭宣使貴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赦敘也初方臘之亂令中奉大夫張宛提點兩浙刑獄挺身遁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已敘舊官復

以明堂恩還直秘閣言者奏其罪命乃寢究武進人也

吏部言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三等邪人渡江籍記各已散失欲令逐家子孫各錄告勑干照自陳從之既而直秘閣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刊印黨籍上書人名來上詔付吏部

戊辰詔寶文閣待制新知廣州林遹當苗劉之亂首請納祿可除龍圖閣直學士以寵其節日歷於戊辰丁丑兩書之會要在十四日丁丑蓋出詔之日今從初旨

巳巳登州防禦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護國軍承宣使侍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主管殿前司公事中奉大夫盧襄復為太中大夫襄始坐事偽庭貶至是盡復之　詔陳畬之補廸功郎畬之未見　是日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黄榜招安水軍統制邵青既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于崇明鎮朝廷遣德往招捕德駐軍青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為泥港所隔青先遣人鋪板布釘籖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于泥中

青遥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棹舟扼守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於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黄榜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言於朝詔以青改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晝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見之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剪髮

饋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郎單德忠等皆欲受招惟統轄官閻在不欲後數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即擊殺在於坐謂衆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青聞之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為乃爾德忠食愧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鎗通款狀遂受招安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但甡之記持榜事于十月乙亥而日歷劉光世所奏狀乃云據邵青公丈今月六日承樞密院黄榜則其日乃己已也或是初六日黄榜到而十二日閻在為單德忠所殺遂定降計耳日歷九月丙辰降黄榜去己巳十四日

牲之又云黄榜大槩言王德掩殺水賊邵青其勢困厄不欲廣殺乞降榜招降與史所載差不同今從日歴本語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王明清揮麈後録云孟富文為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邉遽少寧廟堂議乘隙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者莫如范汝為乃以命韓世忠然病其難制或為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衆謂孟人物龎厚且嘗為韓所薦首遷本部尚書遣之又以為韓官已髙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為同簽樞上意已定時洪成季為禮部尚書吕丞相以孟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擬狀值連日假告而已傳播初沈必先為侍御史嘗擊去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為宗伯以吕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成季罷去上意謂二相初拜薦二執政其一已

先擊去其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枇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誤當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然亦議定俟閤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居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此尤謬誤按孟庾以今年九月自戶部除江湖宣諭使未嘗兼閤中亦不除韓世忠是時李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世將督捕十月二日洪擬始自瑣闥遷吏書後五日庚即除參政又兩日擬以沈與求論罷此時擬方丐外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庚除福建宣撫世忠副之其執政已彌月蓋方滋誤記而明清又因之今不取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乞補外不許先是侍御史沈與求之論范宗尹也其言頗及居正故居正請外上謂輔臣曰宗尹既去朕常諭止責萬格王俁二人餘不可

因宗尹進退卿等在廟堂且為朕力破黨與上因謂呂頤浩曰劉光世與卿有故恐諸事略與應副頤浩具奏致恐本末因言臣蒙聖恩再使備位宰相軀命不足惜但觀近日事尤費力秦檜曰頤浩所謂費力者蓋恐小人不恱事多掣肘耳上曰但問搢紳公論小人何足䘏熊克小歷以居正為太常少卿按居正明年二月方遷此時少常乃趙子晝也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為進退葢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

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建武軍節度使新知江州楊惟忠復為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屯洪州武經大夫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劉紹先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朱勝非在江州紹先不之禮由是勝非恨之　詔進納授官人毋得注令録後又詔毋得注親民及理法官　初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各以宣撫處置司之命檄所部監司並受節制知夔州韓迪以其不便咨聞於

朝詔張浚相度仍命施黔義兵毋得調往他路　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為江淮等路發運使代權邦彥赴行在　直龍圖閣知婺州傅崧卿試秘書少監　起復宣義郎知溧水縣高堯明叙宣教郎堯明俅子嘗為戸部員外郎靖康初停廢至是遂為邑非舊制也　保義郎漣水軍兵馬監押劉靖為閤門祗候　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尋以捧為武經大夫壽

春府兵馬鈐轄旺為池州兵馬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鋭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於戰鬬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不矜能採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𤪌以捧衆赴行在十一月戊申

壬申吏部尚書洪擬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擬初除尚書而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未嘗歷州縣乃命出守

内侍楊公恕嘗為康邸都監又從上在河朔至是以

舊懇乞差遣三省欲與州都監上曰其人難使近民富直柔曰近一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為人否上曰鈞尤狠愎此曹稍不循理者不欲使之在左右遂已（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八月壬申蓋誤）　詔行在置宗正一司以武翼大夫越州兵馬鈐轄趙仲蒸權行主管時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上以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敦武郎韓世良為閤門宣贊舍人世良世忠兄也　中奉大夫新知梅州魏彥純為中書門下省都點檢文字

彦純彦明兄初自省吏出職至是吕頤浩復用之

甲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在吏部時甞言臣前所獻幸閩之說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難亦已云極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寔而輙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異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傜薄賦招徠人士誘以偽官安知不圖吾根本地乎宜出其不意而徙居

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及爲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復羣生矣　秘閣修撰孫近爲尚書户部郎中近武進人也　直秘閣秦梓知台州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吴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羅

索死完顔宗弼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界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寳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鳯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絶且繁密如雨敵稍却則以竒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入中原其敗衂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

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
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
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秉義郎
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
領軍馬喜蒲城人靖康初金人破京師陜右大震喜聚
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為立保伍法於常樂
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為節制使奉授成忠郎已
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為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

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趨江浙乃自淮南入陜西是行也及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和尚原凡三戰而兩勝葢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陜西副統薩里罕為陜西經畧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尚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按和尚原之捷蜀賴以全張滙所進節要亦備言之非無實也張浚行狀云尼瑪哈在陜西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甞有敢嬰吾

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爾曹宜悉此意務自保而已烏珠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瑪哈死即合兵來攻按諸書此時尼瑪哈在雲中寔羅索死行狀誤也方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虢出師為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遇金人數百徇洛上敗之遣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餉其軍浚以問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請使之攻敵以示信茍不聽吾絕之有詞先與敵戰則俱斃其來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餽餉遠不可致輦金帛往矣誠能破女真宣撫司

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川殺傷敵相當其兵耗失多無何天大雪先等乏絶歸取償於金州守將王彥訴其狀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興元兵至先遁去此以晁公遡所作王庶傳及日歷中董震奏狀參修庶傳以為庶使人言先攻敵而震奏以為准吳玠公文今兩存之庶不失實

降授朝議大夫宋伯友復集英殿修撰伯友靖康末知鄭州坐失守得罪至是始復之　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自湖南督上供綱泛海還行在是日至福州大金灣為盜所殺此據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母呂氏自訴狀增入狀云十月十二日在

大金灣乙亥十二日也故附於此

戊寅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凱還除太尉移屯婺州　武德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進知池州代神武後軍統制王瓌赴行在時進統所部在池陽故就用之

詔樞密院先因童貫陳請過指揮更不施行如有可行事件令本院參酌取旨　初命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宣撫淮南七州至是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置官

屬給錢糧增將吏時已賜揚楚等諸郡錢各二萬緡乃命鑄真揚通泰承楚州漣水軍宣撫使印餘皆許之光世復請用便宜指揮不許　直秘閣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尚罕所捌營田全藉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乞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從之已卯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温台明州防遏事辛道宗罷兼職初道宗既出會浙東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富

直柰因舊用道宗且刱防遏司使領其事論者以為言故省　秘閣修撰徳安鎮撫使陳規以守禦功陞徽猷閣待制而奉議郎觀察使權通判府事李忖亦加直秘閣

庚辰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謝克家知泉州

江淮招討使張俊奏本軍幹辦官郗漸從軍有勞乞除直秘閣既而言者以為職名非所以賞軍功乃進一官為朝請郎漸改命在二年一月庚午　奉直大夫淮東營田副使

王實為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復置闕　武顯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濠州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為樞密院准備將領日歷九月四日丁酉武功大夫知濠州李玠奏乞委宣撫司捕王才十四日丁未武翼郎特差濠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撫司嚴責近限勦殺王才奉聖旨李玠除知濠州令專一措置所書前後牴牾皆不可曉又紹興二年正月癸丑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東南第六將鬬乞差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李玠此所云階官又與前兩奏不同今且用第三奏俟考　初王才據橫澗山寨遣將丁順圍濠州兩月不退權州事張德患之宏時在鳳凰洲與德皆遣人詣宣撫使劉光世告

急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率本部攻横澗山才急乃招順歸寨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啓門爭出順乘亂叩城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間賊乃退時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冢斲柩以為箭簳由是破伐無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以州印授宏宏不辭德甚悔恨朝廷聞宏已在濠州故有是命日歷宏除命于九月丙辰十月庚辰丙書之而庚辰所書頗詳又趙甡之遺史亦載此事於十月故附此但甡之以為朝廷授宏敦武郎與日歷不同蓋誤

辛巳直秘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喚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後半月復寢其命以言者論列也

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樁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于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戸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

優潤有僞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　詔建州順陽村張毅特補保義郎用樞密院請也毅受李𢊸招安屢與范汝為戰故官之　是日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為入建州汝為據建安衆十餘萬至造黄紅傘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連年卒不能制及是汝為引兵入城守臣直秘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舉其城時承議郎葉棐權知甌寧縣為所拘即以棐權知州事

熊克小歴十二月建寇范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按日歴十一月十七日庚戌

知鉛山縣姚舜恭申范汝為以十月十九日據建州城逐處守倅十九日壬午也十一月十九日戊戌始命孟庾韓世忠充所云閩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者恐誤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

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

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至今不廢此以庶附傳呂大麟見聞錄及

晁公遡所作庶傳參修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路付之軍士然官軍甚少所將以為用者皆招安之盜又團結民兵號為義士興元興洋旋得七萬人資粧旗鼓有類兒戲去年八月聞傳金將以陜西之衆數路大入南人震恐但營築山寨搬糧清野為避伏計耳按興洋義士可用西人類能言之之望所云蓋休兵之後教閱廢弛所致非庶時比也大麟所錄云庶於興元府興洋金蓬閬達諸處令州縣選強壯不半年有兵二十萬而公遡所作傳但云按興元武康順政興籍得丁之伉健者七萬餘人號義士二書復不同按金州此時乃王彥所統庶無由可制其民大麟亦誤也張浚奏狀稱庶勸誘興元府興洋州并三泉縣良

家子弟籍為義士今從之　直秘閣都大主管成都熙河五路茶馬宣撫使司隨軍轉運使總領西川財賦趙開陞直顯謨閣以張浚言其出賣茶引措置酒課增羡也時浚已用便宜特授開直龍圖閣而朝廷不知故有是命日歷二年四月八日張浚奏趙開自建炎元年至今年秋措置酒課增羡已陞直龍圖閣蓋在朝廷降旨之前今附見此

金之圍慶陽也帥臣楊可昇固守不下張浚承旨授可昇靜難軍承宣使言于朝朝廷疑可昇未落階官不許據宣和詔旨楊可昇宣和末已為檀州團練使不知朝廷何以猶未知其落階官也然可昇後已

降敵或謂其詐降將有以報事泄遇害　宣議郎劉子翼知建州子翼子羽弟也朝廷聞李𢓜病亟故改命之子翼請降招安黃榜榷住招軍蠲明年夏稅諸縣尉權差武臣罷本州添差官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看詳除蠲稅不行及添差官許終任外餘從之子翼所請以十一月丁酉行下今併書之　朝散大夫直秘閣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允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勒停送興化軍編管念膺昨任京西路轉運副使知州程昌寓於建炎四年正月内詐作被召離任臨行

擁兵恃強廹脅膺從軍及至漢陽密告撫諭馮康國及節制軍馬李允文申述昌寓棄城擁脅之狀李允文差幹官富諠前來體究其富諠却恣受昌寓金銀等物轉與為地其允文用便宜指揮差昌寓權知荆南府膺方獲脫身還本路偶因分鎮罷司見允文說及昌寓詐稱被召棄城不當復差知荆南允文恐膺陳訴上件因依遂勾抽送還兵級分剌諸軍及拘擁膺入城其允文妄作等事恐不干預蒙刑部告示稱膺未勤停前係充鄂岳辰沅州鎮撫使李允文下參謀官念膺不曾充允文參謀官況允文下參謀從辟官許大年等已蒙録用獨膺謫在遠方乞照赦除落過犯有旨特放逐便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盖有指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

窒礙處多恐不可用

丙戌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劉超知光州時超在公安宣撫處置使司幹辦官劉光輔以詔書撫諭超聽命遂以超守光州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張默荆州遺事云乃公在荆州説孔彥舟平鍾相遂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湖南刼掠張又以告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為擄掠之計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趨朝持降書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由此而得之按日歷紹興四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超自叙狀乃云劉光輔招安與默所記不合當考

繫甲申日按宋史超行至黄州團風口為蘄黄鎮撫使孔彥舟

所襲其衆皆潰超與餘兵數百至蘄陽鎮彥舟復邀入城奪其姬妾輜重然後遣超與光輔偕行小校趙進聚衆走江州之瑞昌其徒漸盛　是晚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衆

戊子斬有蔭人崔紹祖于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偽造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事祖見二月丙戌）　詔部青以舟師赴行在　宣撫處置使張浚始聞熙河馬步軍副總管劉惟輔死狀承制贈惟輔昭化軍節度使

賻銀帛布各二百匹兩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於成州號忠烈（此據宣撫司奏牘）

己丑升越州為紹興府以守臣陳汝錫有請也　斬修職郎李雱于都市雱為李成軍正成敗為太湖令所獲以獻至是誅之　録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中州文學　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偽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閤門祗候張賽生擒之于楚州檻赴行在

辛卯朝請郎知南康軍陳敏識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令與葉夢得計置錢糧時敏識猶未赴南康也

壬辰録程頤孫將仕郎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癸巳范汝為遣兵犯邵武軍守臣朝散郎吴必明統制官閤門宣贊舍人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率兵與戰衆潰退保光澤縣山遂走信州此據鉛山縣所申修入

是月曹成引兵及馬友戰于潭州成敗去復還攸縣

僞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衆豫置招受司于宿州又以其弟北京留守益爲汴京留守知單州李儔知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羅索 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曷誤改見卷十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